

第

7
冊

中庸

郭益銘 老師 整理



四、廣陳明道合誠，擬於圓位(同前)

◎大哉聖人之道！洋洋乎¹，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²。優優³大哉！禮儀三百⁴，威儀三千⁵。待其人而後行，故曰：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⁶。」

淺註

- 1.洋洋乎：形容廣大眾多。
- 2.峻極於天：峻，高；即聖人之道高大可上極於天。
- 3.優優：豐美多盛。
- 4.禮儀三百：將吉禮、凶禮、軍禮、賓禮與嘉禮展開，共三百多種禮儀。
- 5.威儀三千：禮儀細節之處，如儀節動作之類。
- 6.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：苟，假如；至德，道德完全學到家；凝，凝聚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蓋極言聖人之道廣大精微，暗指孔子則其人也。意謂孔子雖有此大德，但不若文王當君人之位，以行其道耳...。且云大哉者，乃驚歎之辭也！以真有見於聖人之道，廣大如天地之不可涯量。故曰：『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。』然雖於穆而不可測，其實充裕而發現於威儀動靜之間，日用尋常之內者，則優優大哉！大無不包，細無不入，故聖人制之於人倫之所當行之事，而大者則有經禮之三百，細者則有曲禮之三千焉，此皆聖人之能事，吾人所當行，所謂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！』第人不能體認而行之耳。故曰：『待其人而後行。』《易》曰：『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故曰：『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』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惟聖人能以教修道，而證全性之理，故直名為聖人之道。洋洋優優，俱是性具之道，故同是大。洋洋，亦入無間；優優，亦極無外，不可偏釋。因至德方凝至道，所以道必屬於聖人。」

◎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¹，致廣大而盡精微²，極高明而道中庸³。溫故而知新⁴，敦厚以崇禮⁵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⁶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詩》曰：「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⁷。」其此之謂與！

淺註

- 1.尊德性而道問學：尊，重視，尊敬；德性，萬物自然至誠之性，即前述天

- 命之謂「性」；道，由；問學，求學、求知。
- 2.致廣大而盡精微：致，求取；盡，努力達到；精微，精，精萃不雜；微，細微不疏。
 - 3.極高明而道中庸：極，極致；道，「由」或「言」可兼採，做「由」解即透過中庸而達到高明，做「言」解即由中庸之道達到高明。
 - 4.溫故而知新：溫故而知新，見於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溫，燂溫，即物冷後再加溫；。
 - 5.敦厚以崇禮：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敦，怒也，詆也，一曰誰何也，皆責問之意。」後引申為督促管理；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厚，山陵之厚也。」有深遠廣大之意；敦厚即要求自己深遠廣大；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崇，山大而高也。」推崇尊重。禮，即前述敦厚之事，敦倫盡份為敦厚首要之事。
 - 6.倍：倍，通「背」，背棄、背叛之意。
 - 7.《詩》曰：「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」：詩，出自於《詩經·大雅·烝民》是讚歎周宣王與賢臣仲山甫之詩篇。哲，智慧、賢明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謂其道備在於我，但其德不至，工夫未純，而此道亦渙散而無統。是必以精進工夫，涵養之純，方能表裏如一也，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，必由率性之道而至。故曰：『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』君子，即聖人也。謂聖人之問學，凡有舉措，必從率性中來，方是真切工夫。故曰：『尊德性而道問學。』道，言也。若離此性外別求，則為索隱行怪矣！雖曰率性，而性體至大，察乎天地。但能見大而不能入細，則於精微之體有所未盡，然細處不細，而所見其大者亦荒唐而無實矣！

故又曰：『欲致廣大之用，而必欲盡精微之體也！』精微之禮不盡，則其用皆迂遠而不切於事情，則不能曲成萬物，而有所遺矣！由精微而廣大，故譬如積纖塵而為大地，聚細流而為滄海，此其所積者厚，而所載者博。故曰：『致廣大而盡精微。』此其所以配地也！

然其德性高，所謂遠而無所致極也。即其高明之德，而不離於日用之常。此其大中之性德，而寓於庸常之間，所謂中庸是也！然性德之高明，而發於庸常之細事，譬如日月不以毫末而不照，雨露不以草草而不滋也！若離日用而言高明，則高明亦不得為高明矣，故曰：『極高明而可以言中

庸。』此其所以配天也！且此性德，乃吾人天命之性，故有者也。但吾人日用而不知，則失其故而不知其新，以聖人能溫之繹之，則自知其日新之德無窮矣！故曰：『溫故而知新。』由日新而不已，則其性益盡，而所養者益厚，敦篤其厚於中，故其於所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，而其率性之禮，自然優優揖讓之容。...故曰：『敦厚以崇禮。』此其所以悠久無疆也！

聖人之德如此，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厄窮而不悔，自然物我同體，一視同仁。又豈有居上而驕其下，在下而慢其上。以致於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而為悖逆亂常之事哉！倍與悖同，言其無禮之甚也！聖人其德如此，道備于己，用舍隨時。若國有道其言是以興，國無道其默足以容。所謂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，是乃得時中之道，而與造化同流，德厚而身全矣！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』此聖人全德之謂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性雖具德，由修方顯，以修顯性，名曰『德性』。無修，則性何足貴？修則性顯而尊，故欲尊德性，必道問學。然欲道問學，必尊德性，不尊德性，不名真問學也！廣大、精微、高明、中庸、故、新、厚、禮，皆性德也。致、盡、極、道、溫、知、敦、崇，皆道問學以尊之者也。若欲備知其義。具在性學開蒙。」

補註：《瀟益大師靈峰宗論》載大師〈性學開蒙〉答問一篇，最為詳盡，學者當求讀之，今錄其平論朱陸二公學說一段云：『象山意謂不尊德性，則問學與不問學皆無用，但能尊其德性，即真問學，猶吾佛所謂勝淨明心，不從人得，何藉劬勞？肯繁修證，亦猶六祖本來無物，又即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也，是將尊德性攝問學，非恃德性而廢問學，故得為名賢也。』

紫陽意謂若不道問學，雖高談德性，如所謂理佛，非關修證，必道問學，以成至德，方可凝其率性之道，猶吾佛所謂菩提涅槃，尚在遙遠，要須歷劫辛勤修證，亦猶神秀時時拂拭；又即孔子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下學而上達也。是將問學尊德性，非徒問學而置德性，亦得為名賢也。

然則悟象山之所謂德性，問學已道，悟紫陽之所謂問學，德性自尊，可謂是則俱是。而象山似頓悟，較紫陽之漸修，當勝一籌。然執象山之言而失旨，則思而不學，與今世狂禪同陷險阨，孔子謂之曰殆；執紫陽之言而失旨，則學而不思，與今世教律同無實證，孔子謂之曰罔。可謂非則俱

非，而無實證者，尚通六趣；陷險阨者，必墮三途，象山之流弊，亦較紫陽倍甚！....(文長，節錄至此)

不驕不倍等，即是時措之宜。又下同悲仰，故不驕；上合慈力，故不倍。機熟，則為聖說法，四悉益物，故足興。機生，則為聖默然三昧觀時，故足容。知實理為明，知權理為哲，自利利他為保身，猶易傳中保合太和之保。

好自用，是驕；好自專，是倍。生今反古，是不知時措之宜，災及其身，是不能保身。佛法釋者，不知權實二智，不知四悉善巧，必有自害害他之失。」

◎子曰：「愚而好自用¹，賤而好自專²。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³。如此者，裁^{同災}及其身者也。」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⁴。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子曰：「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⁵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⁶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」

淺註

- 1.自用：自行其是，不接受別人意見。
- 2.賤而好自專：賤，沒有地位，引申為不在其位；自專，一任己意，獨斷獨行。此亦有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之意。
- 3.反古之道：反，返回；古之道，古時候制度。
- 4.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：議禮，檢討禮儀；制度，制定法規；考文，考訂文字之形音義法。
- 5.杞不足徵也：杞，武王滅紂後，封夏禹後代東樓公於杞^{今河南杞縣}，稱杞國後遷至山東安丘東北。徵，證明。因杞所存文獻不足，故不足以證明。
- 6.有宋存焉：宋，周武王滅紂後，封商紂之子武庚於商舊都，成王時，武庚叛亂被殺，又以其地封給微子啟，號宋公，為宋國。有兩解，一是宋雖有文獻可證明，但時已為周朝，故不適用；二為無文獻可證明，同夏禮之事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若夫不達時中之道，且無才而好自用，無權而好自專。生乎今之世，而不能隨時以處順，必欲反古之道，矯強自行，而取殺

身之禍者，斯皆愚者賤者之所為，是皆不從率性問學工夫中來，故致顛仆之患。故曰：『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』

此承上言聖人所以明哲保身者，以其不自用自專，以明所以得時中之道之意也！意謂聖人德既充，而所以發現於外者，則優優大哉！又具有經禮三百、曲禮三千焉，如此表裏洞徹，其德之盛，已能昭著徵驗於外。如此，則可以議禮制度考文，而為天下萬世成法矣！而吾夫子但只素位而行，安命而不敢自用自專，此正是明哲保身之實也。何也？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乃天子事耳，非匹夫之所感僭為也；況今明明堂堂周天子在上，而天下一統，其「車同軌，而書同文、行同倫」也！且縱居天子之位，苟無聖人之德，而亦不敢作禮樂焉；以本身不誠，不能見徵於民，而取信於天下後世故也！」

【按】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好自用，是驕；好自專，是倍；生今反古，是不知時措之宜。裁及其身，是不能保身。佛法釋者，不知權實二智，不知四悉善巧。必有自害害他之失。佛法釋者，禮是體義，擬法身德；度是方法，擬解脫德；文是能詮，擬般若德。三德常樂祕密之藏，惟佛一人，能開能示；後世祖師，傳佛心印，假使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，所謂同軌同文同倫也。夫有位無德，是迹高本下；有德無位，是本高跡下。今之本迹俱下，而輒非佛經，自撰語錄，罪何如哉！」

◎王天下有三重¹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²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³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⁴，考諸三王而不繆⁵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⁶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⁷。

淺註

- 1.三重：三件重要事情，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
- 2.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：在上位之天子，雖有善行，但若無禮樂制度則無法徵驗於民，故無法取信於民，所以民眾不願意遵從。
- 3.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：在下位之聖人，雖善但因無地位，故人民不尊敬，不尊敬則無法取信於民，不信則不願意遵從。

- 4.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：君子之道，此特王天下之道理；本諸身，以自己修身為本，諸同「之於」之意；徵諸庶民，用之於庶民而做為驗證。
- 5.考諸三王而不繆：考，考證；三王，夏禹、商湯、周武三王；繆，錯誤。
- 6.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：孔穎達曰：「質，正。」對照之意，亦即比對正直鬼神之標準，合乎其義而無疑惑，即「與鬼神合其吉凶」之意，此為知天道。
- 7.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：將此道推之百世之後，若後世有聖人出世，必信此道而不疑惑，此為知人人皆具此聖賢本性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今夫王天下者，有能以此三事為重，則雖身臨天下，而自不蹈於驕泰之過，雖不足以稱時中之德，亦可以為寡過矣乎！惜乎時王未有以此三事為重者，所以難取信於天下後世也。意謂孔子之德，不但取信天下後世，實足以合乎天地鬼神，惜乎不得其位，無行道之具耳...。

謂方今時王在上，雖有其位，而不敢作禮樂者。以其本身不誠，身不誠，則不能徵信於民；民不信，則雖作而亦不從，此其所以不敢作禮樂也。聖人在下，雖有其德，而亦不敢作禮樂者。以其分位不尊，未有不尊其人，而能信其言者，故曰：『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』既不信其言，縱作之而亦不從，此其所以不敢作禮樂也。

然聖人雖無其位以行道，而其道備於己，充實於外，而是以徵信於民，民雖不信其言，而聖人之心足以取信於民矣。故曰：『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。』且聖人之心，不但徵諸庶民而已，即以此心上考正於三王。而與三王合其道而無一毫之差謬；即以此心建立於天地。而與天地合其德，而無一毫之悖戾；即以此心質證於鬼神。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而無一事之可疑；即以此心推之百世之下，以俟聖人之復起，必信以我為先得此心之同然而不惑者。不惑，必信之詞也，此皆聖人實德既充，故自信之真。

所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，乃知自性之明，故知天也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，乃知人同此性，故知人也。且知天人合德，則萬化定基。此聖人之全德也。由德之全。是故聖人不動則已。凡有舉動，而世必為天下之達道。凡有一行，而世必為天下之常法。凡有一言，而世必為天下之軌則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佛法釋者，得法國土，王於三界，自悟三諦，而證三德。以此三諦，立一切法，破一切法，統一切法，方無過咎。」

...又約教釋者，單提向上第一義諦，契理而未必契機，名為雖善無徵；單讚散善，及戒定等，逗機而未必出世，名為雖善不尊。

本諸身者，身證三德祕藏。祕藏乃本性所具也；徵諸庶民者，一切眾生，皆有三佛性也；考不繆者，過去諸佛道同也；建不悖者，依正無非三諦^{真諦、俗諦、中諦}。又以性為天，則修不悖性也。質無疑者，十法界無非一性也，舉鬼神為言端，顯界異而理不異耳^{其餘界亦同鬼神之理}。俟不惑者，未來諸佛道同也；質鬼神，是約十法界同性，故曰『知天』。俟聖人，是約佛法界同修^{後佛出世亦同前佛之理}，故曰『知人』。」

◎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¹。《詩²》云：『在彼無惡^{音物}，在此無射^{音亦}，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³。』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⁴。

淺註

- 1.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：遠人景仰歸附，近人則不厭倦。
- 2.詩：本詩出於《詩經·周頌·振鷺》，為夏商二代王室之後為周天子助祭，天子設宴答謝之樂歌。
- 3.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，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：在諸侯所居國土無厭惡，在天子所居之地無厭棄，但願能日夜從事，以永保美善之聲譽。
- 4.蚤有譽於天下者也：蚤，通「早」；在修身前在天下便享有盛譽之名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由聖人之德，如此之純，徵信之真。是遠人而未親炙者，則私淑其德而有望；近人日蒙其化者，則樂從而不厭，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而道德施及於蠻貊。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，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』子思言及至此，而歎之曰：『君子之學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』是則聖人之道。除堯舜文武之外。則吾夫子其人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動，即意輪不思議化；行，即身輪不思議化；言，即口輪不思議化。世為天下，顯其豎窮橫徧也。無惡無射，即是有望不厭耳。如此二字，只重在本諸身，既本諸身，自能徵、考、建、質，且俟，自具三輪不思議化。蚤者，操其券於己，不求驗於人也。詩稱永終，文結蚤有，始終總不離一誠體。」

◎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¹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²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³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⁴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淺註

- 1.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：祖述、憲章均效法仿效之意。
- 2.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：律，遵循取法；天時，天道運行之規律；襲，繼承；水土，山河大地。
- 3.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：持載，承載；覆幬，披覆，有施恩之意。
- 4.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：川流，如川之流，脈絡分明而不息也。敦化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言我仲尼道全而德備者，以遠則祖述堯舜之道，近則憲章文武之法，上則法乎天時生物之運，下則承乎水土成物之宜。襲，承也。而高厚之德，如地之無不持載，如天之此不覆幬。而賞罰之權，如四時之信，喜怒通乎四時。故曰：『錯行。』錯如錯綜以成其變化之錯。如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淒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而其德容之盛，不可以一定窺測者，故曰『錯行。』」

而鑿物之智無所不照，故如日月之代明，代謂相代。言日但能照晝，而不能照夜；月但能照夜，而不能照晝。若夫代明，則無不照矣。且天地之德，不以虎狼不仁而不生，不以蛇虺之毒而不長，故曰：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』不相害，言其君子小人智愚賢不肖，即鰥寡孤獨顛連無告，皆使各遂其生也。至若九流百氏各行其志，百工技藝各盡其能，故曰：『道並行而不相悖。』以曲成萬物而不遺，細無不入。故曰：『小德川流。』範圍天地而不過，大無不容。故曰：『大德敦化。』此其德也，集諸聖之大成，合天地之大量非天下之至聖，又何以能至於此哉。故曰：『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』唯吾夫子天下之至聖，為能如天地之大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今特明...仲尼，然其考不繆，建不悖，質無疑者，如此可見此道人人有分，個個不無。萬物並育，道並行，喻性具性量，即是性體。小德川流，喻性體性量，即是性具；大德敦化，喻性具性體，即是性量，此贊天地，即贊仲尼。而文字出沒變化，絕無痕跡。」



財團法人臺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電話 / 062993626

網址 / <http://sctc.ambtn.org>

地址 /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33號2樓

信箱 / ambtn8@ambtn.org